

萨拉姆



SALAMU SALAMU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萨 拉 姆

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萨 拉 姆

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7220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55千字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700

统一书号:10098·108 定价: 0.40元

目 录

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	李斌奎	1
半个板凳部长	左铭元	26
“边防博士”	王晓建	44
奔腾的骏马	李 冬	56
萨拉姆	李广智	73
皑皑的雪山	李宝生	81
左手镰	李宗林	108
补票	牛云宗	113
山拜大叔的黑骒马	周 涛 赵 北	117
边疆人	李永欢	128
放心	李梦新	147
巴合夏依	李云德	164
贩猫记	李志君	185

天山深处的“大兵”

李 斌 奎

—

咬了咬牙，一跺脚，我终于挡了辆便车独自进了干沟。谁知道，这里是留守处，部队全在天山深处施工。土木结构的简易营房空荡荡的，整个招待所几排屋子，只住着我和一位少妇。她三十上下，清秀好看的鹅蛋脸上挂满了晶莹的泪珠，两眼肿得象红桃，墨黑色呢子外套上别着一朵小白花。从我到来的时刻，她只说着一句话：“……海洲，我应该在你身边，我对不起你呀——”

犀利的穿山风，象脱疆的野马，在混沌无垠的大戈壁上撕打咆哮。褐色的沙尘顷刻间吞噬掉整个天空，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蒙蒙的昏黄。我用床板、桌子堵住门窗，戴上口罩和衣躺在铺上，呆滞的目光盯着顶棚发愣。

这次，厂里本来没安排我到新疆来参加全国剪毛刀片实验工作的。可志桐几次写信说：“……来吧，倩。趁此机会来看看天山深处的大兵生活，你会更了解我的……”从北京走的那天夜里，他妈妈又专门送了一大包奶糖，非要我亲手交给她儿子。还没进山风沙都快把人吃掉了，谁知道山里是个什么鬼样子！对，他们营五连那位姓韩的连长送少妇正好在山下，干脆让他把糖转交给志桐得啦！……不行啊，我一

下车韩连长就给山上报了信，他在电话里大喊大叫说：“副营长，你那位从北京专程看你来啦，还带了包喜糖！”……天知道，将近三个月我给志桐都没回信，这次来，正是想彻底了却这层关系。小田说得有理呀——“他今年三十一啦，等他回北京探亲，又得拖一年。拖一年，你李倩的债又添了一份啊……”可真见了面，我能张开嘴吗？还是写封信留下的好。写！我呼地掀翻被子，爬了起来。

“郑志桐同志……”多别扭的称呼！每一个字都显得歪歪扭扭，冷酷无情。志桐，应该写志桐……仿佛是条件反射，只要写出这两个字，我就想起他健壮魁伟的身材、仿佛能透人心肺的眼睛、突然爆发的大笑。他来了！他真的就站在我眼前，抚着我的黑发说：“倩，你不应该这么无情。我决定了，跟你一起走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！”不可能！你没有进山，没有见他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瞧！我总是跟自己吵架，吵！吵！我狠狠地摔下钢笔，把信笺揉成一团，扑倒在床上，用被子没头没脑地蒙起来，无声地哭了起来……暗淡的灯光、青铜雕塑般的少妇、矮小的土屋颤栗了一夜，凄凄的风整整响到天亮。

一早，工区领导亲自坐车接走了那位少妇，我在无言中徘徊。突然，韩连长闯进来，把一个拆开的火柴盒皮递给我，他那结满黑疤的脸，挂着神秘的笑。

倩：工地有急事，烦等，我明天下山。

志桐

圆珠笔留下的字迹又急又草，我忐忑的心象塞进一团毛绳：“工地上出什么事啦？”“听说前几天一直不通车……”少妇胸前的白花，韩连长急于解释的神态，越发使我慌乱不安。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，我要马上见到志桐！“走！这就走！”

一切犹豫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我毅然钻进装菜的卡车。

二

汽车高速驶进了天山深处……

公路意外的宽阔，黑色的柏油路面象弯曲的蟒蛇依山而走。原始的云杉林密密层层遮天蔽日，谷底冰河夹带着残冰一泻而下。由于没有交付使用，公路上只有很少施工部队的车辆在跑。幽幽深谷显得骇人的清静和阴冷。志桐的信不知多少回把我跳荡的心拖上这条路。他修路，我坐车，此刻不免别有一种感觉，象诗又象梦。

我与郑志桐的结识就是一场离奇的梦呵……

一九七一年，在我们学校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件。高71一连动员上山下乡的大会上，有人公然跳出来提出质疑：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完全应该，可中国真的不存在失业问题吗？”真是平地一声雷，郑志桐的大名震动了全校一千多名教职员工，谁都想认认这位斗胆包天，公开散布异端邪说的反动分子。算我有幸，在批判大会上第一个杀上讲台。正当我慷慨激昂，挥拳声讨的时刻，台下却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。我怒目横扫，这才发现，郑志桐就坐在台下第一排首席，脑袋剃得精光，像秃葫芦。他高高地仰着头，旁若无人地摇来晃去，唯恐别人看不见。森严的批判会就这样被他那千支光的灯泡头给搅了。盛怒之下，我奉命把他带到红卫兵总部，拍着桌子训斥道：“你想挑衅吗？”“那你呢？女人理了个男人的分头？！”他冷冷地一笑，两眼像剑一样刺过来，刺得我满脸通红，嘴唇都发紫了，却找不出话反驳。没过几天，同样的郑志桐又贴出一张大字报——“我坚决要求去陕北插队”，偏偏还和我分到一个村。他“戴罪立功”

的表现使我产生精神胜利的快感，在途中我挑衅地问他：

“郑志桐，你应该在北京等待就业呀，干嘛到黄土高原上来呢？”他嘻嘻一笑：“你知道美国的西部是怎么开发的？你对我国古代屯垦戍边的国策又作何解释呀？”我不屑置辩地咯咯一笑，鬼知道，他也回以大笑。我敢向毛主席保证，有生以来，我还没见过这种笑声，出奇的突然，出奇的响亮，简直象原子爆破时的冲击波。车上的同学竟为他的笑大声欢呼，有的还打着口哨，把车板躁得咚咚响。“狂什么！”别看我是个初中生，连大学的老九们也不放在眼中！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长了一米八的个子，呆头呆脑的象秦川大公牛！

山丹丹花由红变枯，好容易过了两年。整天价政治运动，黑豆面也没变成咖啡，而知青们又提着酒瓶子去敲回北京的大门了。有靠山的人飞了，用嘲笑的眼瞥我，没办法的同学常把我这个积极分子作为出气的对象。我渐渐从冷却到幻灭，但又做不出为调回北京而不惜一切的事，只好孤零零地硬挺着，心中却常常想到死。静思过去，不免对“秦川牛”抱着一丝歉意，也常常留心他的反应。他也不象过去那样慷慨激昂、不时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见解。却是照样地扛着老镢头蹬着踢倒山的老布鞋，一声不响地挖地，一声不响地吃饭。除此而外就是啃书，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、《大众哲学》……，枕头边、破褥子下到处都塞满了那些“出土文物”。他总是蹙着眉头在思考，仿佛全世界的问题都汇集在他那古怪的脑海里。

暑天的一个下午，突然下起暴雨，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窑前挂起了瀑布。一个炸雷劈倒院子里的老榆树，郑志桐却光着脚，穿着背心向村外走去。不好！等我追出去时，四周一片混沌，雨雾茫茫，他竟高高地站在崖畔上，举手吟诵，

仰天疾呼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……”“你，你疯啦！？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，跑上去抓住他的胳膊往回扯。他莫名其妙地翻了我一眼：“你才疯啦！”“那你跑出来发什么神经？找死吗？”“干嘛死呢？我是进行暴雨浴……”他说得那样认真，吐字清晰，神态自若。我狐疑地打量着他的举止，他终于明白了，又是一阵大笑，震得我耳膜都嗡嗡发麻。“你真可笑，耕耘（这是我下乡时为铭志而改的名字）。这霹雳闪电、暴雨狂风、无边的原野多么富有诗意，它曾经锤炼一代代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。今天，我们为什么不敢让革命圣地的大自然来检验一下我们这代人的胆量、体魄和意志呢？来，我们一起走走！”他浪漫而豪爽的话语象一团火驱走我满身的寒意，我第一次摸到一颗严峻而坚毅的心……

我们海阔天空地谈着，在雨里走了两个多小时，害得我连发了几天高烧。他打着喷嚏又来折磨我说：“不行，我发现我太散漫了，我应该过过紧张的军营生活，我要去当兵！”不知为什么，我竟不愿意让他离开。我挖苦他想曲线进北京。他拍着胸脯抗争说：“胡扯，别人把部队看成是桥，我只不过是又推开一个认识社会的窗户……”我硬着心肠提醒他：“你在学校是受过处分的！”他当场就咬破中指写了“奸男儿志在天涯”的血书，拿着去找接兵部队领导。我含着泪花暗示说：“走吧，你……们都走了，我就去死！”他却板着脸训起我来：“死！算什么出息！看看咱们村的老乡，这些老根据地的人民养活了革命，至今却连黑豆和糜子也吃不饱，怎么办？也去自杀，也都抽到城里去！耕耘哪，这些年我才真正看到我们社会的下层，我心里也不比你好受。现在这场革命可能毁灭我们，可也能造就一

代人！我们还要思考，要探索，要蹚出一条治国利民的道路！”

他认准一条理至死不回头，我知道他的脾气，只好哭着送了五里多地。他走了，走到柴达木盆地，驻守在野马滩，那是个四季脱不下棉衣、冰冷的门把可以把手粘去一层皮的地方。他来过几次信，可惜连句柔情的话也没有，我的心渐渐淡漠了。但谁能忘记第一个闯进自己心扉的异性呢？

三

汽车高速驶进了天山深处。云杉林消失了，爬过了一道冰川，闪出了巍峨的大坂，皑皑的白雪覆盖了连绵起伏的群山，一派银白色的大地映衬得天空格外蓝分外宽。

一九七七年我可调回北京了。冬月的一天夜里，在小田家跳完舞已经十二点啦。推开虚掩的房门，妈妈躺在床上呻吟，父亲和弟妹围在身边，床头闪出一位军人，乌亮的眼睛盯着我看：“李耕耘——”浑厚洪亮的嗓音把我惊醒，郑志桐！是志桐！他居然还记着我下乡时的名字！父亲告诉我：

“你妈在挤公共汽车时摔了一跤，伤了腰，多亏小郑把她背回来。”妈妈硬撑着欠起身子又叨叨说：“他早就要走，听说你就是咱家的人，一直等到现在。”

乳白色的灯光把人带进了梦幻中的世界，他越发显得结实健壮，崭新的军服，鲜红的五星，方正的脸庞上透出威武的男子气概，高大的身材似乎还发散着草原猎人的剽悍气息。我发觉他也在一遍又一遍地打量我，我们的目光几乎撞出火星。

妈也真是，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叨叨起我的事，连人家也扯进去：“我们小倩到现在也不找，谁提跟谁瞪眼。你呢，

有孩子了吧？”他为难地搓着手，我的心却悬到嗓子眼里。半天他才嗫嚅道：“按规定没成家的两年一次假，团长这次叫我回来，只有一个任务，不找一个不许归队。”我捂嘴放心地笑了，死小妹一个劲地咯咯咯，笑得志桐耳根子都红了。

夜深了，马路上只有路灯在静思，我一个人把他送到胡同口。

“星期天来玩吧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的假期马上就到了。”

“那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？”话刚出口，我又后悔。他却苦笑两声：“现在北京姑娘的堡垒难攻啊，谁愿意嫁给我这个新疆大兵？”

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开玩笑说：“你现在当官了，眼高得很哪。”

他急忙辩解道：“胡扯，别人介绍的我不要，我只要求在一起生活过、了解我的人……”他用火辣辣的眼光盯着我，我装着捋头发，偏过身去。

我们在无言中等待，彼此似乎都听得见对方的心跳。可志桐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，他看了看表，紧握了下我的手大步走了……

志桐归队那天，我去车站送他。返回的路上郑伯母不住地叹息：“如今他是副营长，又是工程兵的‘三学’代表，有啥用？二十九啦，连个对象也找不上，现在当兵的在一些人眼中不值钱啦，不少农村姑娘都挤破头地往城市涌，谁到新疆去？唉——”

星星眨着眼睛，它在向我叙说着难忘的旧情。我终于忍不住向他发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，一个月，又是一个月，却

总盼不到来自新疆的回信。我常常无缘无故地发脾气，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许别人提。

没过两个月就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。小妹下班回来，挤眉弄眼地对我说：“哎，我在地铁碰到郑志桐了，他来军事学院进修，还问你呢！”“问我干嘛？无聊！”我给了小妹个没趣，扭头就走开了。傍晚，郑志桐却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突然笑吟吟地立在我眼前。我冷着脸，把他让进自个的小天地里，正眼也不看他。

“我知道你肚子胀！”他发觉说了句我听不懂的新疆民族同志方言，又忙解释说，“肚子胀就是生气，不是……”他鼓起腮帮，那滑稽像惹得我好不容易没喷出来。真没办法，他两句话说得我又憋不住了。我质问他怎么不回信时，他却慢慢敛起了笑容，眉宇间涌出熟悉的几道折痕。沉吟片刻，他断然地说：“好，当兵的不会拐弯，我说出来你也别见怪。……要在文化革命前，那些老边防、老高原，他们住招待所、找对象，总是挺着胸脯说话。‘我是边疆来的’，这一句话，就会给他们带来荣誉。可这些年，我们找对象时，首先得低声下气地声明：‘我可是边疆兵，你考虑吧……’”他气呼呼地喘着粗气，全身的血液似乎一齐涌到了脸上：“我说句老实话，我用不着同情，也不需要恩赐。上次回北京，我看够了一些人对大兵的冷眼，我不能忍受这种污辱！”嗨！他居然拍桌子，激动得全身都在痉挛。“好，你不能忍受，我就能忍受。”“耕耘，我知道你调回北京是不容易的，我又何必干扰你的生活道路，所以……”“所以什么？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还来解释干嘛？”

我尖刻的话语刺得他无言回答，好几次他站起来要走，又磨磨蹭蹭坐下来，尴尬地低着头。稍稍冷静之后，我又后

悔不该太伤他的心。可以看出，他一直珍惜我们过去的感情，但又不想给我带来苦恼。接信后可能痛苦了很久，才控制住自己，但最终还是找上门来，与其说解释不如说是真诚的表白。象他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，今天，能咬着牙受一个女孩子的挖苦，不知下了多大的决心！想到这我倒不安起来……

春天毕竟是爱的季节，既然如此，那就闭上眼睛跳进感情的激流中去吧，上帝保佑，他不要让我失望。

四

汽车高速驶进了天山深处……

太阳从云层中露出羞怯的红脸蛋，金色的光波被白绒绒的积雪折射成五颜六色的花环。白的刺目，花的耀眼。初来之人，都会把大坂奇丽的雪景比作娇艳的少女，谁会想到，这样的天气，如果有人大喊几声都会出现可怕的雪崩。那情景就同整个冰山倒塌下来一样。

事情真象志桐预料的那样，当我们真的好起来后，母亲高兴是高兴，唯一叹惜的是新疆有点远。小妹倒干脆，她认为志桐肯定会留院校工作，大不了脱军装，照样进北京。和我最好的女友咪咪一见面就吹冷风：“嗨，现在什么年月罗，还找个大兵，土拉叭叽的。我要有你这么漂亮，找不上华侨也要找个屁股冒烟的，臭到底也捞个大学生。吹！跟他吹！”小田那鬼公开拿我开心：“喂，把你那位英雄人物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嘛。”经过试探，志桐并不嫉妒我同小田交往，我决定带他去开开眼界。正巧赶上他们在跳舞，咪咪象观赏熊猫一样瞅着志桐，挑逗地说：“歌舞之乡来的客人，跳一个我们欣赏欣赏。”其他人跟着起哄，我难堪极了！做梦

也没想到志桐很随便地托着我就旋起来。清雅的紫竹调作着他灵活潇洒的舞步，宛如蜻蜓点水，萍浮河面。连我也被他的风采迷住了。他还柔情地笑了，轻轻地说：“下次我们去听音乐，好吗？”幸福几乎使我眩晕过去。

这下小田可嫉妒坏了，他打了个漂亮的响指说：“这有什么意思，来个好听的！”“《美酒加咖啡》！”“谁爱我、谁来爱我……”录音机里歌星象哭一样挤出娇媚的颤声，咪咪扭动着肉感的臀部，胸前的镀金项链随着起伏颤动。她打着飞眼邀请志桐。

志桐先是皱眉，很快额上的青筋绷起老高：“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”雕花的门重重地甩在墙上发出骇人的声响，他象狂风一样冲了出去。

“别说了，我不听！”等我追出去后，还没开口，他就吼起来，“他们哪是娱乐？！空虚，发泄。要是我们天山里的战士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”又是天山，真烦人。“你到底是爱我，还是爱你的天山？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，管我什么事！”我蹬起自行车就走，他象石佛一样还戳在那生气，气死活该！

整整两个星期我们都没有见面。晚饭我还没吃，抄起本英语随便翻了几页，字母象金星乱晃。天又阴了，一点风也没有，简直快要憋死了。一阵打夯似的脚步声传来，他捏着两张粉色的票，意外地闯进来。

“走，今晚有音乐会。”他兴致蛮高，似乎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“你走吧，我要睡了。”我横在床上拉开被子蒙住脸。许久没听他吭声，椅子在响，吱吱嘎嘎令人心碎。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们今天就谈个明白……也许我上次太粗鲁，可我觉得这些年你变化太大了。我敢说，你

如今没有精神支柱，没有！”他的口气很温和，可每个字都象子弹直穿我的心房。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。农村的日子自不用讲了，回京之后很快也没有多少兴致。每天上班下班、吃饭拿钱，即使从小田家狂欢罢出来，也感到莫名其妙的烦躁。闲得无聊，我就关在这个小天地里练书法翻英语。夜深人静后，总觉得我象躺在无舵的船上，在茫茫的生活之海中飘啊飘。有时也想振作，可现实呢？打倒“四人帮”又怎么样？我在农村硬挺了六年，有人反说我是“四人帮”的殉葬品。而象小田这种人，当初靠权势可以走后门当兵，逃避再教育；在城市部队混了张党票，如今又靠关系安排到旅游局享清福；连我最后调回京还得赔着笑脸去求他。至今我带头到农村去的事，还是他们取笑的材料！什么理想、革命，全都是假的！想起来都可笑！

“是呵，现实总不象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妙……”志桐好象猜透了我的心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讲起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。他说：“一九七三年刚当兵，我把部队想象得跟天堂一样美。下连没几天我被调到团业余宣传队，每天机关战士食堂开饭，老团长的一群鸡就来揩兵油，还到处拉屎。我这脾气上来管他团长政委，拿起大扫帚拍死一只不说，还在食堂门口贴了张大字报。结果宣传股叫我检查，‘发配’回连锻炼。那阵子，我简直都想到绝路上去了。什么老团长，在地方上没说的绝对的走资派，部队都成了这个样子，国家还有什么指望。后来我们调防进疆，团长带部队进山，遇到特大的暴风雪，一天一夜车队才走了五公里。干粮吃完了，通信员钻到车底下用喷灯炒了些黄豆给团长；同样是那个团长，他却全分给司机，还和我们一起挖雪推车。当时激动得我真想喊团长万岁，没说的绝对的老革命形象。事后仔细一想，连我也

糊涂了，老团长到底算什么人？渐渐地我才悟出一个道理：十年浩劫最大的罪孽是把我们的思想训练成了机器，而且只剩下两种功能最发达：一是彻底的否定，二是狂热的崇拜。要说好，好得上了天；要说坏，坏得入了地。当年你留男式分头跳忠字舞好象最革命；今天披头散发跳摇摆舞又是最解放。天天刮风步步紧跟哪！……我不明白，我们下农村有什么错？栽根扎树写理想之歌的革命热情有什么错？难道我们的心灵上只有深深的伤痕，只有血和泪，连一点真理的亮点也没有吗？要真是那样，我们这代人还有什么希望？在这样的思想废墟上还能立得起新的精神支柱吗？”

屋外哗哗地下起雨，雨声伴着志桐深情而锋利的话语慢慢沁透了我的心。喧闹的水声又把我带回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年月。高原的沃土，难忘的雨夜，从那里走过去两位同代人：为什么我始终手执皮鞭在无情地抽打生活，他却象一个坚韧的拓荒者不懈地探索人生的真谛，又收下一捧颗粒饱满的种子？我哭了，拼命咬紧被角，但还是哭出声来。

志桐轻轻地掀开被子，用手绢抹去我额上的汗、腮上的泪，象哄孩子一样宽我的心：“哟！我才发现你被套上还绣着英文‘晚安’，我该死，怎么就没看到你也在不断充实自己！”“去你的，谁有你伟大。”“我那配得上你，倩才是最美的！”他轻轻地握住我的手，我赖在床上撒了半天娇，才勾着他的脖子坐起来。

就这样，我终归牢牢地拴在他感情的支柱上。在昆明湖荡舟的那天，我忍受不了爱的炙热，羞怯地暗示起结合的事。他却郑重地告诉我，他很快就要返回天山，并问我：“你真的愿意跟我钻一辈子山沟，住一辈子帐篷吗？”意外的一击又把我推进了痛苦的深渊……

“坐好！”司机的喝斥赶走了我幸福的苦梦。车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驶上便道。我看看表焦急地问他：“快到了吗？”

“前面就是飞线区！”司机两眼盯着路面，鼻下淡淡的小胡子冷冷抽动了两下。

“你们二营在不在飞线区？”

“在”。

“现在很忙吧？”

“不忙，每天两班倒，十二小时，还不算临时突击。”驾驶员带刺的话噎得我直想打嗝，瞧他那模样，还没冲破过一套军装呢！

五

倒塌的冰石沙岩堵住去路，车子可停了。真到了目的地，我却越发心慌意乱。

韩连长从车上跳下来，哆嗦着冻得乌青的嘴唇告诉我，这里是海拔三千公尺的雪线上，因为全是悬崖断壁，无法实地测量，只好在图上用虚线表示，所以叫飞线区。“你等着我去找副营长去。”他轻捷地跳到乱石上蹦来蹦去，落到不远处的一堆战士中间。风很响地打着呼哨，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，只看见其中一个人举起手，指着斜前方。我不禁仰起了头。

天哪！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险恶的冰峰。倒四十度的山体恶狠狠地屹立在眼前，仿佛是受伤的野兽，不断向外喷吐烟雾。云雾中一个雪人贴在万丈绝壁上，举着钢钎不断地向头上一块悬石捅去。絮状的浓雾紧紧裹着他的身体，强大的冷风把他不时抛起又摔下。他象一片无根的树叶，随时都